



▲第三十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举行,83岁的一级演员乔榛、84岁的一级导演肖桂云(右)获颁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电影)。中国电影家协会供图

将艺术的『根』深扎于民族文化沃土

肖桂云

中国电影120年的发展史,是一部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宏大叙事。一代代电影人,自觉地将创作融入国家发展的洪流,用影像“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夯实剧本细节,生动刻画人物命运,营造真实的历史氛围……将艺术的“根”深扎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将影片的“魂”熔铸于时代的需求,我们的作品才拥有了生命力和震撼力。

回忆我和李前宽的创作历程,从农村题材的《田野又是青纱帐》到儿童片《星海》,从戏曲电影《包公赔情》到工业题材的《世纪之梦》,从反映国民党战犯改造的《决战之后》到重大历史题材的《重庆谈判》《七七事变》《开国大典》……无论是聚焦现实生活,还是再现历史风云,我们始终秉持一个创作理念:电影的“根”,就是生我养我的民族文化和人民生活的丰厚土壤;电影的“魂”,就是通过光影艺术展现的民族精神与时代气象。

拍摄《开国大典》,如同攀登一座高山。看到《开国大典》的剧本,强烈的创作冲动和一定能拍好的决心,几乎同时涌上心头。影片在中南海颐年堂实景开机,6个月奋战,辗转全国12个省市,动用15万人次群众演员,请来138位演员。但我们始终满怀激情、迎难而上,让所有的不可能变成可能,把潜能发挥到极致。这是真挚感情的积累,是壮阔历史给予我们的自信。拍好一部影片,创作者必须对所反映的题材有强烈的创作冲动和充沛的激情。当你面对的创作题材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命运连在一起时,你的情感和思想怎么可以游离于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之外呢?

精品力作,必然是深刻思想与真挚情感的有机统一。没有思想的导演绝不可能成为一个艺术家。拍摄《重庆谈判》时,我们不仅要准确把握那段历史的脉络与精神实质,这是其“理”;更要倾注心血去呈现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关头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波澜,这是其“情”。重庆是山城,老建筑是黑瓦房,我们抓住特点,把飞行在黑瓦房屋顶上的白鸽,适当地放在全片重要节点,寓意人们对和平的期盼与呼唤,使其具有诗情画意。从火热现实和厚重历史中汲取养分,作品既有理论的筋骨,又能充满生活的温度和人文的关怀,凸显艺术的魅力。

走过120年的风雨历程,中国电影积淀了深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经验。传统是我们创新的基石和源泉,我们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工作。我们心怀敬畏,必须坚守电影为人民的初心,守住对艺术质量的精益求精,守住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美学精神。电影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新的前提是要守正。越是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越要有艺术性。尊重史实,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人物鲜活,细节感人,别出心裁,历史故事在银幕上才能焕发新的光彩,才能吸引和感染观众。

《决战之后》中的人物,固然可以在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寻获,但我们仍去查看档案、采访北京的战犯管理所长,最终决定在影片中重点呈现杜聿明的“心悦诚服”。影片中,所长告诉杜聿明所写材料并不全面。杜聿明强硬地说:“我全交代了,该说的全说了,没有遗漏。”所长说:“昆仑关那场战役你没说。历史缺少哪一面都是不完整的。”昆仑关战役,是杜聿明在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非常有影响的攻坚战,由于指挥得当,这场战役取得了中国军队对日军攻坚战的首次重大胜利。这句话认可了杜聿明的功绩,戳中了他的心窝,这种处理折射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与光辉。每每看到这里,我都心生感动。

站在中国电影120周年的历史节点,我们深情回望光辉的足迹,满怀信心地展望未来的征程。电影之路从无坦途,充满了挑战与艰辛,但也充满创作的喜悦与奉献的价值。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参与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中国电影的未来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希望年轻人们珍惜伟大的时代,大胆地运用智慧和才华,用光影书写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将民族精神的火炬更高地擎起,传向更远的未来。

2008年,舒楠为北京奥运会创作的《站起来》颇受大众喜爱。作为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的音乐总设计师,舒楠给自己提出了新要求——创作一首不一样的主题歌。“我们所有的运动会歌曲都离不开拼搏、汗水和节奏感。我一直在思考:能否写一首温暖安静风格的歌?”十五运会开幕式主题歌《天海一心》应运而生。

构思作品的几个月里,舒楠先后创作了5首风格各异的歌曲,最终选定《天海一心》。这首歌用娓娓道来的音乐语言,让主题拥有了可触摸的温度。他这样总策划思路:“开幕式的前75分钟都是朝气蓬勃的音乐,最后火炬点燃时,全场安静下来,我希望人们听到这首主题歌就像吃了一口冰淇淋。”在歌词创作过程中,舒楠与池浚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在多次带观众联排中,每当《天海一心》响起,现场数万名观众都会自发点亮手机手电筒,营造出“星辰大海”般的场景。

从《生死不离》《不忘初心》到《灯火里的中国》,舒楠的音乐创作,向来擅长编织细腻的情感线索,捕捉大众情感与时代脉搏。

“我在广州待了8年,对这座城市很有感情。”舒楠坦言,“广东人的务实与开拓精神令人印象深刻。”这份对岭南文化的亲近,帮他找到了《天海一心》的艺术突破口——将

全运会开幕式主题歌这样诞生

赵雨煊



体育赛场的澎湃激情巧妙融入到“水”的意象之中。“因为,这片土地上的创新,从来都是刚柔并济、动静相宜的。”

舒楠笔下的“水”,是粤港澳大湾区碧波万顷的自然风貌,也承载着这片土地深厚的人文底色,“一起融入大海,碧波万顷,拥抱彼此透明汇聚一颗心”的歌词,正如珠江奔流,濠江蜿蜒,香江环漾,最终都汇入同一片蔚蓝大海的真实写照。他用音乐巧妙地构建了一个层层递进的意象:“一滴水”是每个拼搏者的汗水、泪水,也是中华文化中的上善若水;“一汪水”象征着个人与集体相融共生的东方哲学;最终“融入大海”并“相知和鸣”,既映射着粤港澳大湾区同心聚力的融

合发展,更传递出中国以开放姿态拥抱世界的大国胸怀。

歌曲《天海一心》的旋律如流水般纯净动人,舒楠以极简的笔触勾勒出深远的意境。“一滴一滴一滴一滴”的叠词运用,宛如晨露滴落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三拍子的副歌,营造出溪流汇入大海般的流动感。

在歌手的选择上,舒楠认为:“这首歌一定要干净清爽,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了周深。”周深曾演绎舒楠作品《灯火里的中国》,他们的再次合作可谓水到渠成。在《天海一心》中,周深通透的嗓音把一滴水的晶莹光泽与一片海的恢弘辽阔表现得极具层次感。单依纯则以个人特色的气混声,把“一汪水”的深邃和“一片云”的朦胧诠释得生动可感。

此外,在舒楠与开幕式总监制刘伟强的邀请下,香港歌手张学友特别录制了粤语版,由著名词作家向雪怀填词,歌名为《水连天》。三种不同质感的声音,在一首歌曲中交相辉映,恰如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的和谐共生。

当《天海一心》的旋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夜空唱响,这首歌不仅体现出舒楠“小我融入大我、个体汇聚成集体、中国链接世界”的创作理念,更让我们看见每一滴水汇入时代的洪流,体育精神映照在海天之间。

创作谈

艺坛百花,竞相盛放。第十八届文华奖单项奖揭晓,23个剧目的有关创作和演职人员获奖,充分肯定了编剧、导演、音乐、舞台美术、表演5个创作环节的杰出贡献,彰显了舞台艺术发展的风向标。本版“创作谈”栏目今起约请第十八届文华奖单项奖获奖者,畅谈创作感悟,共话艺术人生。

——编者

我们为何呼唤简约美学

任冬生

舞台视觉设计,简约不简单,彰显着创作者对艺术本质更为深刻的把握。本届文华奖获奖作品中呈现出的简约美学倾向,反映了中国舞台视觉设计经过多年探索后的理性回归。

中国的舞台视觉设计正摆脱西方框架,回归东方美学体系。这种回归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将传统美学精神与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视觉设计从追逐外在效果转向内在表达,从简单堆砌技术转向精准提炼意象,标志着中国舞台美术正在走向成熟与自信。

在进行舞剧《天下大足》的舞美设计时,我们没有简单复制大足石刻的造型,而是用当代审美进行提炼加工,对色彩进行归纳整理,从桌椅到服饰,都呈现出宋代美学的简约与精致。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创作思路与此异曲同工。编导们从宋代美学中汲取灵感,提取《千里江山图》的青绿色作为视觉主调。舞台视觉设计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大胆融入现代审美元素。创作舞剧《红楼梦》时,面对中国文学经典的舞台呈现这一难题,我们大胆探索,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局限。这些作品通过象征性视觉元素的运用,将文学内涵转化为可感的舞台意象。

新时代舞台艺术的视觉创意,体现出从单一到多元的叙事转变。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视觉语言。

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用符合当代观众审美的视觉语言呈现信仰的内核。在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中,

我们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在舞台上实现“时光倒流”的叙述。舞台上的多片多媒体布景片灵活移动,变换多种场景,灯光明暗变化切换不同的叙事场域。现实题材作品则注重时代感与烟火气的视觉呈现。通过舞台元素与空间、光位与光色的精心设计,我们为音乐剧《在远方》营造浓郁的生活气息。儿童剧《猫神在故宫》则打破传统剧场形式,创造一个充满童话色彩的世界,互动性带来了“场场不同”的观演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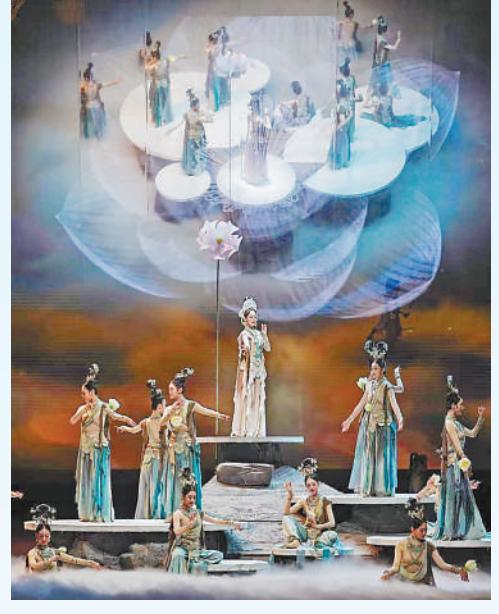
现代科技已成为舞台视觉创作的重要支撑,它始终服务于艺术表达。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中,我们运用800平方米多形态LED冰屏系统与高精度推拉式阶梯平台,实现了历史影像与真人表演的“虚实联动”。当珍贵的历史画面与演员的情境演绎重叠,时空的界限悄然消融。在《永远的番号》节目中,我们利用投影机将“干涸大地”的影像投射在600名演员身上;一声炮响后,影像随演员的滚动逐渐变为“血口与疮疤”。这种以身体为介质的视觉创新,让战争的残酷与先烈的英勇牺牲具象化,直击人心。灯光设计也已不再是简单的照明,而是与演员、剧情、音乐同频共振的“表演者”。通过线性色温调节与多层次光效叠加,灯光能够细腻地引导观众情绪,从战争的凝重平滑切换至和平的温暖。

毫无疑问,中国舞台视觉艺术正进入多元融合、创新突破的黄金期,从哲学思考到技术应用,从传统转化

到当代表达,从彰显地域特色到追求更广泛的共鸣共情。文华奖获奖作品所展现的创新趋势表明,中国舞台美术正在形成独具特色的发展路径,这条路既深植于中华文化的丰厚土壤,又面向现代科技的广阔天地。

舞台之下,观众不仅记住了精彩的表演,更记住了那些震撼的视觉画面——《天下大足》的光影交错、《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光影故事、《正义必胜》的光影史诗。这些画面汇成新时代中国舞台艺术的“视觉志”,作为见证者和创造者,与有荣焉。

(作者为北京舞蹈学院舞台美术系主任、一级舞美设计)



由任冬生担任视觉总监的舞剧《天下大足》剧照。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供图



每次演出前的黄昏,我总爱一个人坐在窗前,看夕阳斜斜地照进来,微尘在光柱里被染成金色的星。

第一次读《太阳山上》的剧本,就是在这个时刻。一口气读完,又反复品读最后一幕李安本11分钟的独唱,泪水不自觉滴落,落在纸张上。那一道阳光的弧线里,我似乎看到一条蜿蜒山程,无数身影在时代洪流中向上攀登。李安本是其中一个,我也是其中一个。

我的思绪被拉回儿时乡村小屋的门前,“黄莺树上声声唱……”旧收音机的声音略显沙哑,母亲边洗菜边跟着哼唱。儿时的我,戴着一顶自己做的纸扎“盔帽”,擦着两条毛巾“水袖”,跟着戏音起舞。那时觉得能学戏就是实现梦想。

我的母亲曾是一名农村班社的花旦,做什么都爱哼着黄梅戏,我也跟着哼。初二那年,我走出山村,去往市黄梅戏校学戏。初来乍到,我甚至连调门是什么

在角色的生命中锻造自身

虞文兵

也搞不清楚,“我大抵是没什么天赋。”也是从那一刻,我为自己定下了“努力练基本功”的信念。我是幸运的。成长路上,有很多前辈、老师不吝赐教,用心传授方法、经验,指引我不断向前、向上。

演员和角色的相遇,应该是有一种缘分的。《太阳山上》中的李安本并非传统戏曲中脸谱化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明显性格缺陷、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求生的普通人——一个贪生怕死、精于算计的国民党电报员。他从被迫上太阳山到最终完成精神上的蜕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这个过程中,是新四军用实际行动、用坚定信念,为李安本点亮了他生命中的一束光。

最初理解这个人物,我更多依靠的是技巧。导演团队和我一起为李安本设计了很多动作、体态。前期,身形佝偻,眼神闪烁,动作幅度小且快,带着市井小民的狡黠与惊慌,甚至融入了一些丑行的表演技法,突出其滑稽与不堪。随着剧情推进,在与新四军战士的共处中,尤其是在生死考验面前,他的形体逐渐舒展,眼神变得坚定,步伐也沉稳起来。这种外部的变化,是演员的基本功,是塑造人物弧光可见的骨架。

然而,真正在表演中理解人物是在去年。在《太阳山上》即将演出之际,我的父亲住院了。那种害怕失去的深切恐惧,与李安本初上太阳山时的惶惑,在情感的内核上竟是相通的。我忽然意识到,李安本的成长,是在更崇高的信念感召下,理解了何为“不畏”。他的转

变,是在目睹了真正的牺牲与坚守后,被一点点唤醒的过程。

这也让我对自己的从艺之路有了新的理解。少时离家学戏,仅出于满腔热爱。老师们日复一日的悉心教导,在中国戏曲学院的深入研习,让我开始明白何为“担当”,何为“传承”。我的成长,也是一个从关注“小我”到理解“大我”的过程:从渴望舞台的光聚焦到自己身上,到思考如何用这束光去照亮文化传承的路。

因此,当演绎李安本完成最终转变,决定留在太阳山上帮助新四军,发出“最后的电波”时,我所调动的情感,不仅仅是对革命先烈的敬仰,也包含了我个人对职业信念的确认。那些角色,也不再仅仅是戏中人,他们有了分量——那是父亲用脊背扛起的家庭重担,是前辈艺术家托付给我们的传承责任,也是每一个普通人在各自的“太阳山”上攀登时所背负的责任。

获奖是荣誉,更是鞭策。它肯定了《太阳山上》这部剧作在艺术探索上的成功,也肯定了我对李安本这一角色的诠释。但对于我个人而言,最大的收获在于与李安本共同走过的这段旅程。一个演员的成长,与一个角色的成长,在舞台上交织辉映,这或许就是表演艺术最迷人的地方。我们不是在扮演别人,而是在生命的轨迹中,不断地重新发现和锻造自身。

攀登“太阳山”的路程从未止歇。

(作者为安徽省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青年演员)



故事要从10年前说起。

2015年仲夏,南京话剧团排练厅的灯光为话剧《雨花台》亮起。初读剧本,许包野与叶雁萍的故事便抓住了我的心。这对革命伴侣一生相聚10天,此后便是天人永隔与无尽的等待。叶雁萍在潮汕老家苦等50多年,直至病重才得知丈夫早已牺牲。

叶雁萍跨越半世纪的寻夫信字字泣血,藏着一个女子对丈夫此生不渝的爱情,更映照着革命家属深明大义的坚韧。

为贴近叶雁萍这个角色,我无数次走进雨花台烈士陵园,在史料馆泛黄的信笺前驻足,深深震撼于共产党员的信仰与坚守。在许包野写给妻子的信中,有这样一段深情告白:“我虽有一管笔,但我写不出字。我虽有一张纸,但我想不出话。可爱的雁儿,你若到了南边,见了我的爱人,你可对她说:祝你平安。”这位留洋归来的学者,被捕后遭受敌人的酷刑却始终毫不妥协,直至牺牲。

在剧中,我还饰演了一位无名烈士。

当我衣衫褴褛、锁链缠身地站上舞台,哪怕铝制锁链做了防护,一场排演下来仍磨破了皮肤。这份痛感让我穿越时空,真切感受到英烈们的痛楚与不屈。每到烈士们面对熊熊大火慷慨赴死的段落,每当众人激昂念出“国不可以不救,他人不去救,则唯有靠我自己”时,山鸣谷应,天地低昂,台上台下无不肃然。

“荆棘丛中落足易,月明帘下转身难。”他们那

年轻,最小的年仅16岁;他们多数出身优渥,本可享受安逸生活,却毅然选择了最艰险的革命之路!

《雨花台》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巡演近200场,每场谢幕时观众掌声久久不息。在高校巡演中,许多学生看完后和我交流,直言“守住秘密就是守住信仰”这句台词直击人心,“回去就递交入党申请书”。这让我真切体会到信仰跨越时空的感召力。

雨花台的那道光

常小川

10年间,我的每一场演出,不仅把历史呈现给观众,也用信仰淬炼着自身。渐渐,我的身份从演员转变为团长,如何让历史“活”起来、让英雄“站”起来、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这不仅是艺术问题,更是信仰的使命。

在将经典IP《人间正道是沧桑》搬上话剧舞台时,我们没有简单复刻剧情,而是以杨瞿两家的命运为脉络,将重大历史事件转化为可感的人物情感,让恢弘历史落进人间烟火。该剧全国巡演,走过67个城市。有90后观众留言:“原来革命历史里,藏着这么多滚烫的人生”。

2024年推出的原创话剧《南京有个小西湖》将镜头对准城市更新中的民生故事。为还原真实的市井烟火气,我带领主创扎根小西湖街区采风调研,与居民同吃同住,最终处成了邻居、亲人。这部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引发观众强烈共鸣:“从街坊故事里,看懂了新时代的担当”。这让我更加确信:以信仰为底色的创作,永远能打动人心。而这种确信,始于10年前的话剧《雨花台》。

好的主旋律作品,能让观众在情感共鸣中与历史对话,在精神洗礼中汲取前行的力量。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们当以舞台为卷,以信仰为笔,创作有筋骨、有思想、有温度的作品。

十年风雨,十年成长。雨花英烈的精神是那道光,一直照亮着我前行的路。

(作者为江苏省南京市话剧院团长、一级演员)



《雨花台》剧照。常小川供图